

# 美国大学智库影响力形成途径分析

## ——以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为例

方婷婷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很多美国大学因聚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进行跨学科的专业研究, 开展政策咨询服务, 逐渐成为美国政府机构的智囊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隶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是美国大学智库建设中的领军机构。本文试以约翰·加尔东的社会结构分层理论为依据, 考察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影响力的形成途径, 指出我国大学智库在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加强与政府的适当联系, 拓宽科研成果转化渠道, 充分开发利用新媒体形式等方法来提升大学智库的“重量”。

[关键词] 美国大学 智库 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843(2015)01-0160-03

1973年, 时任美国阿斯彭研究所主任、哈佛大学教授的保罗·多提(Paul Doty), 为了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开展科学与国际事务项目的合作研究创建了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1997年, 中心在扩大研究项目和研究领域的基础上, 更名为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目前, 中心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安全、科学技术、公共政策、环境与自然资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组”推出的“全球智库排行榜”中, 中心因其在资源投入、对专家的吸引力、与决策精英和媒体的互动、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从2010年至2014年一直位于排行榜的前2位。

约翰·加尔东根据社会各阶层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将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决策核心(Decision-making)、中心(Center)和边缘(Periphery)。决策核心是指政府机构的决策者, 总统、国会和法院分别行使着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及司法权, 他们的政策主张和政治倾向对政策的制定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心层是指具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机构, 如利益集团、媒体机构、企业集团、学术机

构等; 边缘则是广大社会公众, 虽然社会公众在政策制定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但在总统大选及政策投票过程中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充分体现智库机构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影响力, 本文从中心对决策核心、决策中心及边缘大众三个群体的作用进行维度化分析。

### 一、对决策核心的影响力

(一) 汇集一流的研究专家, 为总统提供政策建议

聚集一流专家的能力是评估一个智库是否有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是精英人物的俱乐部, 专家学者的学术思维和精密的洞察力帮助中心形成了享誉国际的影响力。目前, 中心由超过150名学者, 55名国际委员会成员构成。主任由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的Graham Allison担任。国际委员会由中心的高级顾问和作为顾问董事的国际领导者组成, 这些具有国际背景的委员会成员在历届总统任职期间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 国际委员会成员Paul Volcker在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

[收稿日期] 2014-10-17

[作者简介] 方婷婷, (1990-), 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比较高等教育。

问委员会主席时，所提出的“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交易活动”建议为奥巴马总统关于银行自营交易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为此，奥巴马总统特意将该政策命名为“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参议员 Sam Nunn 帮助里根总统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防部改组法案。

（二）借助于“旋转门”机制，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

美国的智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许多微妙的关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旋转门机制，即决策核心组成员与研究专家的角色转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与政府部门的双向角色互换机制既帮助中心提高了政策影响力又使中心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如：国际委员会董事 Robert D. Blackwill 曾就职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基辛格对外政策高级研究员、乔治·布什总统的助手，是国家安全政策计划的提出者。Albert Carnesale 目前是奥巴马政府美国核未来蓝丝带委员会成员、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成员。著名的旋转门机制使这些研究者在进入政府工作时将其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具体的政府工作实践中，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在离开政府加入到智库机构时，在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又转化成为学术研究的鲜活材料。

（二）举办学术会议，扩大机构政策影响力

中心会定期举行各种研讨会、圆桌会议、报告会、专题讨论会，邀请国家政要到中心发表演讲。一方面，中心可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走向，传递政策理念。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心汲取研究成果，启发思路、开阔视野。2013—2014 年期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Fateh Azzam、世界银行主管 Robert Zoellick、亚美尼亚外长 Edward Nalbandian、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Richard Haass、印度外交部长 Salman Khurshid、美国国防部长 Ashton B. Carter、前澳大利亚总理 Kevin Rudd 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主要官员，都参与到中心的研讨会、圆桌会议中并发表重要演讲。2009 年 4 月，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中提出，有必要建立全球性的核安全峰会来确保核武器安全使用的主张，为响应总统的这一理念，中心还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连续 3 次成功举办了核安全峰会 2014 年核安全峰会，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50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达成了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接受定期评审的核安全的协议，日本政府在此次峰会上做出了消除在尚

未形成核武器地区核材料的承诺。核安全峰会的成功召开以及对核安全问题的连续性研究，使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逐渐成为奥巴马政府关于全球核武器问题的智囊团。

二、对权力中心的影响

美国政府的权利中心往往由利益集团、媒体机构、学术机构构成，他们虽然没有政策的决定权，但他们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却可以影响政策制定者。这一庞大群体作为社会精英集团的一部分常常会和智库机构形成关系网，即利益集团网。在借助于智库机构来传递思想的基础上，还会为机构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二者之间互惠互利、相辅相成。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采取如下措施对权利中心施加影响：

（一）出版书籍、报告，传播政策观点

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发表简短、及时的政策备忘录和政策简报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同时，对某一研究领域还会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研究结果常常以研究书籍、研究报告的形式展开。中心会定期出版一些书籍，基本每月都有一本，总出版量达 375 本。除发表专著书籍外，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报刊上发表政策建议也是中心扩大影响力的一种主要形式，《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波士顿环球时报（Boston Globe）》、《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都时常刊有中心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通过对书籍、报告的传播，各利益集团可以了解中心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形成自己的政治倾向。

（二）创办学术刊物，形成研究特色

《国际安全》季刊是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创办的期刊，主要将民族国家体系和其成员的主权作为研究问题，在当代安全、安全理论、历史安全等问题上提供精密的分析，意图通过将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专业经验相结合，提供给学者、科学家、工业家、军事家、政府官员和关心国际社会生活的公众一个沟通的平台。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国际安全》自 1996 年以来其影响因子始终位于全世界 50 个国际关系类期刊的前 5 位，形成了以国际安全为主要方向的研究特色。

（三）邀请媒体参与中心活动，加强与媒体的联系

中心的国际委员会委员 Derwin Pereira 曾是印

尼海峡时报的总编辑、美国社会一流记者，采访过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政府官员，而 Stephen Roy 委员则拥有全球性质的因特网家族企业，专家经验与企业背景使研究中心的新闻发布变得更加方便与迅捷。中心的官网上会及时公布主要研讨会、演讲会、辩论会、圆桌会议等重大会议的行程以及内容，各大新闻主流媒体可以随时参与到会议中。此外，中心还有行政助理、项目助理、研究助理、通讯管理员来辅助管理项目开展。中心为媒体提供的大量新颖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往往成为媒体的卖点，同时媒体又成为中心政策主张传播的载体和推动者，起到了放大智库影响力的作用。

### 三、对边缘大众的影响

中心在立足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同时，也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来影响公众舆论。针对普通民众，中心会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力，在借助于传统的纸质媒介——报纸，新闻媒介——广播、电视的基础上，极为重视新媒体的传播效应。中心会针对一定时期内研究项目的不同开设不同的网站论坛供公众发表政策主张。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E-Newsletters 等新媒体的开通与使用使读者可以及时有效地接收到中心的主要政策观点并形成互动。在中心的官方网站上读者可以通过邮箱或手机号码注册成为中心的会员，了解中心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政策主张，下载大量的评论和文章。同时，中心的工作人员还会定期发送本中心的重大信息给会员。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体，既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国际、国内政策信息，与各国学者进行交流，还可以帮助中心寻求个人募捐，加强中心的网络建设。

### 四、对我国大学智库建设的启示

通过对中心影响力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心无论是与政府决策者、权利中心机构还是与媒体的关系上都有自身独到的做法。为此我国大学智库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并处理好智库机构与政府之间、与权利中心以及大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多种渠道发挥政策的影响。

#### （一）与政府保持适当的关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高校要增强社会服务功能，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

也曾指出大学智库的理念在于“急国家之所及，想国家之所想”，“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大学智库要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政府的所思所想和政策主张，在充分掌握政府和社会等信息的基础上提升专业能力，致力于理论创新，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对策。可以通过邀请政府官员来发表演讲，聘请优秀的政府官员到大学来授课，为政府官员撰写政策备忘录和政策简报等形式来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政府部门要为大学智库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宏观上把握大学智库的发展方向，在资金上为大学智库的发展提供支持，在影响力发挥上为大学智库做宣传。

#### （二）拓宽科研成果渠道

健全的成果推销机制和成果推销渠道是大学智库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形式。大学智库在建设过程中成果转化形式的单一性常常使研究成果不能及时有效地传播出去。为此，可以创办具有大学特色的期刊，有意识地出版政策主题研究报告，定期举行研讨会、报告会、讲座和答谢午餐等活动，在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中积极宣传决策主张，邀请新闻媒体参与智库机构的各种研讨会。通过媒体强有力的听觉和视觉传播，引起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通过观念引导，形成有利于被决策者认同的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

#### （三）充分开发利用新媒体

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传播，新媒体的推广与使用遍布于各行各业中。在运用传统媒体提高大学智库影响力的同时，智库在建设要充分考虑新媒体的使用。可以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网站、论坛，及时有效地公布研究的最新进展。针对现代人广泛使用博客、微博的情况，及时更新博客内容，开通留言评论功能。广泛利用多方资源，确保研究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使更多的人了解大学智库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提高机构的声誉及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侯定.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1, (5).
- [2] 宋静. 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3] BelferNewsletterspring2011 [EB/OL].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 [4] 安淑新. 国外智库管理运行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J]. 当代经济管理, 2011, (5). (下转 165 页)

律师参与,且明确了律师的参与范围,这一点值得肯定。这虽然与传统的处理研究不端的学术方法不同,但是律师的出席很有必要。首先,如果被告强烈要求找一名律师作为顾问,大学是无法阻止的。其次,律师作为顾问,通常只是为当事人提出建议,并不会增加程序的复杂性。最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证人证词的可信度是调查的关键,律师在辨认证据方面得到过专业培训,能够挑选出存在争议的和不确定性的证据。

在决议方面,院长和教务长协商后才能做出决定,协商可以对院长的权力进行制衡,又可以使所做决定考虑周全不会轻易犯错。一方面可以确保院长不会因为收到贿赂而掩盖控告,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院长不会滥用权力。院长和教务长会对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评议,能有效地避免委员会因种种原因而得出错误论断。

程序中体现了“保密原则”,在调查的初始阶段对原告和被告的身份进行保护,避免了在调查早期因为错误控告,而使原告和被告的声誉受损。还有,为了保证调查的公平、合理,规定了与原被告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得参与调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调查人员因存在偏见而影响调查的公正。

## (二) 有待完善的环节

首先,当案件涉及到财务问题,比如联邦资助的资金或者合同的经费管理时,在接到控告后,院

长最好能和有关部门进行协商,然后指派一名稽核人员或一名律师去完成初步调查。这些人进行初步调查可能比由专业的学术人员组成的初步调查委员会更加得心应手。但要注意采取相关措施,避免这些人掩盖不端事实或者滥用权利。

其次,在案件的初步调查阶段最好能举行一个非正式的听证会,在这个阶段可以采用非正式的方式与原告和被告进行接触,这样,有助于一些简单的错误想法通过交谈或者讨论的形式得到纠正。

最后,事件调查不能只是依赖大学自己的程序,这样就有可能因为缺乏制衡机制而使大学过分地保护自己的教师,或者只要外界有一点小的指责就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最终导致事件的淡化或激化。

## 参考文献:

[1] Office of the Provost. Procedures Regarding Misconduct in Research [EB/OL]. <https://provost.upenn.edu/policies/faculty-handbook/research-policies/iii-b>.

[2] EPSTEIN · R. The Morality of Scientists — On Drafting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Academic Fraud [J]. *Minnerva*, 1986, (24).

[3] 唐纳德·肯尼迪. 学术责任 [M]. 阎凤娇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279—280.

(责任编辑: 刘爽)

(上接 162 页)

[5] 褚鸣. 美欧智库比较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7—38.

[6] 宋静. 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7] 王春法, 张国春. 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J]. *民主与科学*, 2004, (3).

[8] 王莉丽. 大学思想库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其走向 [J]. *重庆社会科学*, 2012, (8).

[9]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

[10] 张晓清. 关于我国高校思想库建设的思考 [J]. *教育研究*, 2010, (9).

[11]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B/OL].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12] BelferNewslettersummer2014 [EB/OL].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13] BelferNewslettersummer2013 [EB/OL].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14] BelferNewsletterswinter2013—2014 [EB/OL].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

[15]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 Program .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R].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Program, 2011.

[16]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 Program .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R].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Program, 2012.

[17]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 Program .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R].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Program, 2013.

[18]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 Program .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R].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TTCS)Program, 2014.

(责任编辑: 刘爽)